

# 疑信行

我曾經告訴過你，要知道如何去求得真知，必先知道如何去懷疑。我說這話的時候，不只是一次。

且拋開玄學的認識論不談，而只說一些靠常識所能了解的話罷！因為，我相信『一切真理』，不管牠如何高深，牠仍不免是人所能理解的，即使，『言語道斷』，也是人所能够悟的。普及了的『高深』，便成了『庸見』，這是一。其二，若果這『真理』是契於人生實際的，或者換個樣式說，這『真理』是從不務空玄的實際的人生出發；而其

結論，仍歸於人生的實際，即說，可以作為生活的一個原則，不只是可以作『如是想』，作『如是信』，而且可以作『如是行』。不僅是『而不』，而且不以等待一個社會組織改變成了依你理想的樣，而冰才行，反定，便就在這舊社會殼內，即時即地都可以行。若果『真理』是這樣，那實在是平庸的，也是，任何肯用思想的常人所能理解而接受的。

因為那不是一個從『超越的』命題的『演繹』，也不是從學者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『七寶樓臺』似的玄想。

因此，你不要過於虛心，過於自證，以為你是一個平常人，而這真理也就於你所不能理解得的。你將來會知道，即使是常常深遠的自然科學的、峰的理論物理學，其『相對論』，『量子論』，也都有非常淺的一面。假如你以為真理，——這兒，是僅指作為導引人生的原則解，——是深不可測，高不可攀，而一定要窮年累月，銀頭皓首地研

究，然後可以覺知虛認識，那你便錯了，你便呆了，因為，那等於你要在瀚海裏拾那粒的沙，以爲拾盡了沙，才能明白瀚海，那你的牛壽幾何？行將見你永無明白「瀚海」之一日。而你的生命，將是虛度，你將不會把你所已知的一點，見諸實踐。因爲你不會離開「想」而「行」，你不會離開「疑」而「信」，你將永遠「疑」你的「已知」，而你將永不能得到一點「真知」。哥德不曾借瓦格納的口，告訴過我們嗎？

「啊！技術千秋，人生朝露。」

我批評的努力，即使我因該心苦。

窮源溯流的靈後探之靈難！

功業未就時，可憐只庸死半途」。（郭譯）

所以，那以深奧玄秘的學說（庸俗一些的人，更像小孩一樣，只搖拾些深奧的術語名詞，不勻稱地，不調和地甚至有矛盾地堆砌起來，而以爲這就是他的「傑作」）爲「